

茅

盾

茅盾小说名篇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名篇书系
ZHONGGUOXIANDAI WENXUEMINGJIA MINGPIANSHUXI • ZHONGGUOXIANDAI WENXUEMINGJIA MINGPIANSHUXI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名篇书系
ZHONGGUOXIANDAIWENXUEMINGJIANINGPIANSHUXI

茅盾小说名篇

时代文艺出版社

茅盾小说名篇

作 者:孙中田 石 乡编选

责任编辑:张秀枫

装帧设计:龙震海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3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419-7/A·1379

定 价:28.80 元

序

孙中田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茅盾是以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的。不用说，他以信雅达的翻译，孜孜不倦地为现代文学寻求借鉴，为中西的文化交流进行了有效的传递工作。从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开始，他和许多先觉者在一起，倡导着新文学的理论，并且在“文学研究会”中团结着大批作家以坚实的力量推动着新文学的发展。在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实践中，他始终关注着新的文学力量的成长。他置身于文学运动中，以文学批评的手段时时把青年作家引向健康的发展道路，这些在现代文学中，是有口皆碑的。

然而，他在现代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发展中的贡献，更是独领风骚的。我国的现代小说，是鲁迅以他“思想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的小说奠定基础的。茅盾则可以说是承传鲁迅的传统，把中国小说推向新的现实主义的境地。他的代表作《子夜》出版后，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冯雪峰认为，《子夜》“一方面是普罗革命文学里的一部重要著作，另一方面就是‘五四’的前进的、社会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的产物与发

展”^①。瞿秋白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②。捷克的学者普实克认为，茅盾的创作，把中国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子夜》便是那一时期创作的高峰。日本的筱田一士则说，就总括作品的既坚牢又自由变幻的空间状况形成来说，茅盾是同一时代的中国作家中可谓杰出的存在，他的《子夜》是20世纪世界文学的十大巨著之一^③。

茅盾小说的审美特征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他的小说是以社会全景式的历史观照为重要特征的。深广的社会生活的描写，清晰的时代风云的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概括以及心理现实的细腻刻画，使他的小说艺术具有着史诗般的品格。就此来说，他的短篇小说也常常具有着历史的深度。例如，他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都以压缩了的中篇，而显示出深长的社会品格。人们品评作品时，常常以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哲理的审美的层面，来论定作品的高度，茅盾的小说自然未必达到哲理的层面，但是他总是力图从社会历史的，乃至心理的层面，来关注现实，这是分明显见的。可以说，历史——人是他解析现实的重要模式。随着历史目光的推移，当我们把他众多的作品展现开来，便可得见，《霜叶红似二月花》、《虹》、《蚀》三部曲，和长篇《子夜》；献给抗战的长篇《第一阶段的故事》、《走上岗位》、《锻炼》以及反映雾重庆的《腐蚀》等，这些血肉关联，相互映衬的作品，

① 《雪峰文集》（2）第362—363页。

② 《〈子夜〉和国货年》《瞿秋白文集》（一）第438页。

③ 转引自是永骏：“茅盾小说文体与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无疑地可以视为现代社会和时代变异的形象史。在这些形象的群体中，有的个案便显示着一个时代，有的几部构成一个时代的缩影。当然，由于种种因由，茅盾有的长篇还仅仅是一个开端，并未能完成他最初的构想。有些作品，虽然几经组合，但又续而未成（“霜叶”），但就总体来说，史诗般的艺术追求，还是清晰可见的。这种特征，在国外的评论界中，也得到认同，例如，日本的太田进先生，在他的论著中便认为，“茅盾的创作，以‘史诗’的宏伟构思，反映了辛亥革命后近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①。前苏联的语文博士索罗金说，“中国作家中大概没有人描绘出中国历史上大变动的几十年国家生活如此辽阔多彩的画面，没有人描绘出几乎代表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如此五光十色的人物画廊”。

茅盾的小说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进行创作的。在 30 年代里，他更立意把新的写实主义纳入自己创作的主格。在他的创作中，呈现出一种理性精神，或者不妨说，他是理性、社会型的作家。这种理性精神，可以理解作为一种世纪观和文学观。它与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的理性文化相悖；却比较近于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科学精神，这种理性的大厦是把社会学的理论建筑在援引自然界固有规律的基础之上，它更为崇尚科学趋实的精神与审美境界的统一。这种生命体验与科学态度寻求艺术的本真，它更为侧重于人物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情境。在他的作品中历史已经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社会空间，而转化为作品中的一个“大角色”。这时候，历史已经作为一种文类，一种特殊的文本而存在着。可以说，人物的生命律动都受制于这个无所不在的“巨手”在左右着。这就是他的历史与人

^① 《〈第一阶段的故事〉试论》，日本《野草》1973 年第 18 期。

物的怪圈和它的规律。《蚀》中知识者的幻灭与抗争；《子夜》民族资产者的历史命运；农村三部曲中老通宝一家的悲剧无不如此。与此同时，他的作品更寻求本真的精神。为此，他的作品的语言，也强化着趋实的成分。他时时贴近生活并把鲜活的当代气息带给读者。所以有人称这一现象为“时事性”。我们从《幻灭》、《子夜》、《腐蚀》中都可以读出这一特点。这种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冷静的心态中。就心理类型说，茅盾是一种心神平衡型的作家。这主要表现为他在创作中冷静与客观的态度。他的作品很少带有非常情绪化的参与精神。这种冷静的真识也使他和自然主义拉开了距离，成为自然的驾驭者而不是它的奴隶。在创作中他一遍一遍地写出提要、大纲、细纲，文理清明，有条不紊。《霜叶红似二月花》写于1942年，到1974年续写时，依然可以使园林街道，学校家宅，点点入墨。整个的话语世界都是在冷静的心态下进行的。思维细密，语言翔实。叙述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隐蔽在事件的背后，而把直接的人物事件在纠葛中推给解读者去品味欣赏。

“心理分析几乎赋予创作才能以力量的最本质的要素”（车尔尼雪夫斯基）。心理的解析也是茅盾作品鲜明的特征。他长于心理写实，他不仅在静态中解剖自己的人物；也时时在动态的图式中揭示人物的心理状态。在许多作品中他不独留下了人物的对话性的空间，同时在人物自我中，展开自我与“他者”的对话。正是如此，使得他的人物，成为有着鲜活的自我生命的存在。就人物来说，他笔下的资产者与女性群体，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其他小说所不能取代的。

在现在出版的这部小说选集中，我们既注意到他所具有的代表性的短篇，也选取了他的长篇。由于文字量的限定，我们

没有选取他的代表长篇《子夜》，而选取了他成熟期的创作《霜叶红似二月花》，同时也把他晚年续写的提纲附在本书的后面。这样也许更有助于接受者较为全面的了解茅盾的创作。

茅盾的小说是异常丰富的。选家的目光，又因时因人而异。这部作品只是他全部小说的十分之一的样子，这选择是否得当，希望得到公众指正。

目 录

创造	1
豹子头林冲	28
喜剧	34
小巫	44
林家铺子	58
春蚕	98
霜叶红似二月花	121
新版后记	329
霜叶红似二月花(续稿)	333
附录	408

创 造

靠着南窗的小书桌，铺了墨绿色的桌布，两朵半开的红玫瑰从书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边探出来，宛然是淘气的女郎的笑脸，带了几分“你奈我何”的神气，冷笑着对角的一叠正襟危坐的洋装书，它们那种道学先生的态度，简直使你以为一定不是脱不掉男女关系的小说。赛银墨水盒横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洁的吸墨纸版倒成了很合适的一对。纸版的一只皮套角里含着一封旧信。那边西窗下也有个小书桌。几本卷皱了封面的什么杂志，乱丢在桌面，把一座茶绿色玻璃三棱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杆自来水笔的笔尖吻在一张美术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颊上。其处凝结了一大点墨水，像是它的黑泪，在悲伤它的笔帽的不知去向；一只刻镂得很精致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红眼睛，怨艾地瞅着旁边的展开一半的小纸扇，自然为的是纸扇太无礼，把它挤倒了，——现在它撒娇似的横躺着，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细绿字：“嫋嫋三八初度纪念。她的亲爱的丈夫君实赠。”然而“丈夫”二字像是用刀刮过的。

织金绸面的沙发榻蹲在东壁正中的一对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发椅做它的侍卫。更左，直挺挺贴着墙壁的，是一口两

层的木橱，上半层较狭，有一对玻璃门，但仍旧在玻片后衬了紫色绸。和这木橱对立的，在右首的沙发椅之右，是一个衣架，擎着雨衣斗篷帽子之类。再过去，便是东壁的右窗；当窗的小方桌摆着茶壶茶杯香烟盒等什物。再过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妆台了。这里有一扇小门，似乎是通到浴室的。椭圆大镜门的衣橱，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对窗前的大柚木床，和那珠络纱帐子，和睡在床上的两个人。和衣橱成西斜角的，是房门，现在严密的关着。

沙发榻上乱堆着一些女衣。天蓝色沙丁绸的旗袍，玄色绸的旗马甲，白棉线织的胸襟，还有绯色的裤管口和裤腰都用宽紧带的短裤：都卷作一团，极像是洗衣作内正待落漂白缸，想见主人脱下时的如何匆忙了。榻下露出镂花灰色细羊女皮鞋的发光的尖头；可是它的同伴却远远地躲在梳妆台的矮脚边，须得主人耐烦的去找。床右，近门处，是一个停火几，琥珀色绸罩的台灯庄严地坐着，旁边有的是：角上绣花的小手帕，香水纸，粉纸，小镜子，用过的电车票，小银元，百货公司的发票，寸半大的皮面金头怀中记事册，宝石别针，小名片，——凡是少妇手袋里找得出来的小物件，都在这里了。一本展开的杂志，靠了台灯的支撑，又牺牲了灯罩的正确的姿势，异样地直立着。台灯的古铜座上，有一对小小的展翅作势的鸽子，侧着头，似乎在猜详杂志封面的一行题字：《妇女与政治》。

太阳光透过了东窗上的薄纱，洒射到桌上椅上床上。这些木器，本来是漆的奶油色，现在都镀上了太阳的斑驳的黄金了。突然一辆急驰的汽车的嗒嗒的声音——响得作怪，似乎就在楼下，——惊醒了床上人中间的一个。他睁开倦眼，身体微微一动。浓郁的发香，冲入他的鼻孔；他本能的转过头去，看

见夫人还没醒，两颊绯红，像要喷出血来。身上的夹被，早已擦在一边，这位少妇现在是侧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织的长及膝弯的贴身背心（vest），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气中了，珠络纱筛碎了的太阳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动的水珠。

——太阳光已经到了床里，大概是不早了呵。

君实想，又打了个呵欠。昨晚他睡得很早。夫人回来，他竟完全不知道；然而此时他还觉得很倦，无非因为今晨3点钟醒过来后，忽然不能再睡，直到看见窗上泛出鱼肚白色，才又朦朦的像是睡着了。而且就在这半睡状态中，他做了许多短短的不连续的梦；其中有一个，此时还记得个大概，似乎不是好兆。他重复闭了眼，回想那些梦，同时轻轻地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

梦，有人说是日间的焦虑的再现，又有人说是下意识的活动；但君实以为都不是。他自说，15岁以后没有梦；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这句话：

“梦是不会没有的，大概是醒后再睡时遗失了。”她常常这样说。

“你是多梦的；不但睡时有梦，开了眼你还会做梦呵！”君实也常常这么反驳她。

现在君实居然有了梦，他自觉是意外；并且又证明了往常确是无梦，不是遗忘。所以他努力要回忆起那些梦来，以便对夫人讲。即使是这样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轻轻放过；他不肯让夫人在心底里疑惑他的话是撒谎；他是要人时时刻刻信仰他看着他听着他，摊出全灵魂来受他的拥抱。

他轻快地吐了口气，再睁开眼来，凝视窗纱上跳舞的太阳光；然后，沙发榻上的那团衣服吸引了他的视线，然后，迅速的在满房间掠视一周，终于落在夫人的脸上。不知道为什么，

这位熟睡的少妇，现在眉尖半蹙，小嘴唇也闭合得紧紧的，正是昨天和君实呕气时的那副面目了。近来他们俩常有意见上的不合；嫋嫋对于丈夫的议论常常提出反驳，而君实也更多的批评夫人的行动，有许多批评，在嫋嫋看来，简直是故意立异。嫋嫋的女友李小姐，以为这是嫋嫋近来思想进步，而君实反倒退步之故。这个论断，嫋嫋颇以为然；君实却绝对不承认，他心里暗恨李小姐，以为自己的一个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坏了，昨天便借端发泄，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评了一番，最使嫋嫋不快的，是这几句：

“……李小姐的行为，实在太像滑头的女政客了。她天天忙着所谓政治活动，究竟她明白什么政治？嫋嫋，我并不反对女子留心政治，从前我是很热心劝诱你留心政治的，你现在总算是知道几分什么是政治了。但要做实际活动——吓！主观上能力不够，客观上条件未备。况且李小姐还不是把政治活动当作电影跳舞一样，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时髦玩意儿罢了。又说女子要独立，要社会地位，咳，少说些门面话罢！李小姐独立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社会地位？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尔登，在月宫跳舞场！现在又说不满于现状，要革命；咳，革命，这一向看厌了革命，却不道还有翻新花样的在影戏院跳舞场里叫革命！……”

君实说话时的那种神气——看定了别人是永远没出息的神气，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骂槐，更使嫋嫋难受；她那时的确动了真气。虽然君实随后又温语抚慰，可是嫋嫋整整有半天纳闷。

现在君实看见夫人睡中犹作此态，昨日的事便兜上心头；他觉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地离开他，觉得自己再不能独占了夫人的全灵魂。这位长久拥抱在他思想内精神内的少妇，现

在已经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见解了。这在自负很深的君实，是难受的。他爱他的夫人，现在也还是爱；然而他最爱的是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行动为行动的夫人。不幸这样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娴娴非复两年前的娴娴了。

想到这里，君实忍不住微微喘了口气。他又闭了眼，冥想夫人思想变迁的经过。他记得前年夏天在莫干山避暑的时候，娴娴曾就女子在社会中应尽的职务一点发表了独立的意见；难道这就是今日趋向各异的起点么？似乎不是的，那时娴娴还没认识李小姐；似乎又像是的，此后娴娴确是一天一天的不对了。最近的半年来，她不但思想变化，甚至举动也失去了优美细腻的常态，衣服什物都到处乱丢，居然是“成人事者不修边幅”的气派了。君实本能的开眼向房中一瞥，看见他自己的世界缩小到仅存南窗下的书桌；除了这一片“干净土”，全房到处是杂乱的痕迹，是娴娴的世界了。

在沉郁的心绪中，君实又回忆起娴娴和他的一切琐屑的齟齬来。莫干山避暑是两心最融洽的时代，是幸福的顶点，但命运的黑丝，似乎也便在那时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似乎娴娴的变态，最初是在趣味方面发动的，她渐渐的厌倦了静的优雅的，要求强烈的刺激，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实意见相反了。买一件衣料，看一次影戏，上一回菜馆，都成为他们俩争执的题材；常常君实喜欢甲，娴娴偏喜欢乙，而又不肯各行其是，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张完全胜利。结果总是牺牲了一方面。因为他们觉得“各行其是”的办法徒然使两人都感不快，倒不如轮替着都有失败都有胜利，那时，胜利者固然很满意，失败者亦未始没有相当的报偿，事过后的求谅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败者的愉快。这样的争执，当第一二次发生时，两人的确都曾认

真的烦恼过，但后来发现了和解时的彻骨的美趣，他们又默认这也是爱的生活中不可少的波澜。所以在习惯了以后，君实常常对娴娴说：

“这回又是你得了胜利了。但是，漂亮的少奶奶，娇养的小姐，你不要以为你的胜利是合理的，是久长的。”

于是在软颤的笑声中，娴娴偎在君实的怀中，给他一个长时间的吻。这是她的胜利的代价，也是她对于丈夫为爱而让步的热忱的感谢。

但是不久这种爱的戏谑的神秘性也就磨钝了。当给与者方面成为机械的照例的动作时，受者方面便觉得嘴唇是冷的，笑是假的，而主张失败的隐痛却在心里跳动了，况且娴娴对于自己的主张渐渐更坚持，差不多每次非她胜利不可，于是本不愿意的“各行其是”也只好实行了。这便是现在君实在卧室中的势力范围只剩了一个书桌的原因之一。

思想上的不同，也慢慢的来了。这是个无声的痛苦的斗争。君实曾经用尽能力，企图恢复他在夫人心窝里的独占的优势，然而徒然。娴娴的心里已经有一道坚固的壁垒，顽抗他的攻击；并且娴娴心里的新势力又是一天一天扩张，驱逼旧有者出来。在最近一月中，君实几次感到了自己的失败。他承认自己在娴娴心中的统治快要推翻，可是他始终不很明白，为什么两年前他那样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占有了她的全灵魂，而现在却失之于不知不觉，并且恢复又像是无望的。两年前夫人的心，好比是一块海绵，他的每一滴思想，碰上就被吸收了去，现在这同一的心，却不知怎的已经变成一块铁，虽然他用了热情的火来锻炼，也软化不了它。“神秘的女子的心呵！”君实纳闷时常常这样想。他现在惟一的办法是讽刺；希望讽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解了娴娴心里的铁。于是李小姐成了讽刺的目

标。君实认定夫人的心质的变化，完全是李小姐从中作怪。有时他也觉得讽刺不是正办，许会使嫋嫋更离他远些。但是，除了这条路便没有别的方法了。“呵，神秘的女子的心！”他只能叹着气这么想。

君实陡然烦躁起来了。他抖开了身上的羊毛毯，向床沿翻过身去；他竟忘记了自己的左手还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嫋嫋也惊醒了。她定了下神，把身子挪近丈夫身边，又轻轻的翘起头来，从丈夫的肩头瞧他的脸。

君实闭了眼不动。他觉得有一只柔软的臂膊放到胸口来了。他又觉得耳根边被茸茸的细发拂着作痒了。他还是闭着眼不动，却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在暗中伺察。俄而，竟有暖烘烘的一个身体压上来，另一个心的跳声也清晰地听得；君实再忍不住了，睁开眼来，看见嫋嫋用两臂支起了上半身，面对面的瞧着他的脸，像一匹猫侦伺一只诈死的老鼠。君实不禁笑了起来。

“我知道你是假睡咧。”

嫋嫋微笑地说，同时两臂一松，全身落在君实的怀中了。女性的肉的活力，从长背心后透出来，沦浹了君实的肌骨；他委实有些摇摇不能自持了。但随即一个作痛的思想抓住了他的心：这温软的胸脯，这可爱的面庞，这善蹙的长眉，这媚眼，这诱人的熟透樱桃似的嘴唇——一切，这迷人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确确实实属于他的，然而在这一切以内，隐藏得很深的，有一颗心，现在还感得它的跳动的心，却不能算是属于他的了！他能够接触这名嫋嫋的美丽的形骸，但在这有形的嫋嫋之外，还有一个无形的嫋嫋——她的灵魂，已经不是他现在所能接触了！这便是所谓恋爱的悲剧么？在恋爱生活中，这也

算是失恋么？

他无法排遣似地忍痛地想着，不理睬娴娴的疑问的注视。突然一只手掩在他的眼上；细而长的手指映着阳光，仿佛是几枝通明的珊瑚梗。而在那柔腴的手腕上，细珍珠穿成的手串很熨贴的围绕着，凡三匝。这是他们在莫干山消夏的纪念品，前几天断了线，新近才换好的。君实轻轻的拉下了娴娴的手。细珍珠给他的手指一种冷而滑的感觉。他的心灵突然一震。呵，可纪念的珠串！可纪念的已失的莫干山的快乐！祝福这再不能回来的快乐！

君实的眼光惘惘然在这些细珠上徘徊了半晌，然后，像感触了什么似的，倏地移到娴娴的脸上。这位少妇的微带惺忪的眼睛却也正在有所思的对她看。

“我们过去的生活，哪些日子你觉得顶快活？”

君实慢慢地说，像是每个字都经过深长的咀嚼的。

“我觉得现在顶快活。”

娴娴笑着回答，把她的身体贴紧些。

“你不要随口乱说哟。娴娴，想一想罢——仔细的一想一想。”

“那么，我们结婚的第一年——半年，正确的说，是第一个月，最快活。”

“为什么？”

娴娴又笑了。她觉得这样的考试太古怪。

“为什么？不为什么。只因为那时候我的经验全是新的。我以前的生活，好像是一页空白，到那时方才填上了色彩。以前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并不感到特别兴味，而且也很模糊了。只有结婚后的生活——唔，应该说是结婚后第一个月，即使是顶琐细的一衣一饭，我似乎都记得明明白白。”